

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著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历史所

# 布达拉宫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布达拉宫

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历史所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达拉宫 / 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中国建筑技术  
研究院历史所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ISBN 7-112-03274-1

I. 布… II. ①西… ②中… III. 布达拉宫 - 宗教建筑 -  
研究 IV. 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758 号

责任编辑：吴宇江 许顺法

整体设计：蔡宏生 韦然 赵子宽

#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宮

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 著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历史所

出版发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西郊百万庄）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北京广夏京港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9 1/4

印 数：1-1,300 册

定 价：160.00 元

1999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112-03274-1

TU · 2515 (841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兴建历史            | 1   |
| 第二章 布达拉宫总平面布置       | 9   |
| 第三章 布达拉宫与宗山建筑       | 23  |
| 第四章 白宫建筑            | 30  |
| 第五章 红宫建筑            | 45  |
| 第六章 壁画与造像           | 92  |
| 第七章 佛塔与灵塔           | 108 |
| 第八章 朗杰札仓与扎厦建筑       | 132 |
| 第九章 结构与施工           | 159 |
| 第十章 建筑艺术处理          | 178 |
| 附录一 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名称一览表   | 193 |
| 附录二 布达拉宫山顶部分的重要建筑面积 | 195 |
| 附录三 驻布达拉宫的机构组织系统表   | 196 |
| 附录四 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系统表    | 197 |
| 附录五 吐蕃王朝赞普世系表       | 198 |
| 附录六 达赖喇嘛世系表         | 199 |
| 附录七 与本书有关的主要大事年表    | 200 |
| 附录八 本书汉藏名词对照表       | 201 |
| 附录九 本书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 213 |
| 附录十 布达拉宫实测图         | 214 |
| 附录十一 布达拉宫彩色图版       | 314 |



## 第一章 兴建历史

布达拉宫屹立在拉萨河谷平原红山上，五世达赖<sup>[1]</sup>时期开始修建，后经历世达赖增修，始成今日规模。早在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赞普<sup>[2]</sup>时代，就已在红山上修筑过王宫，至赤松德赞<sup>[3]</sup>时期，王宫因雷击引起火灾，遭到毁坏。朗达玛<sup>[4]</sup>灭法后不久各地农奴起义，吐蕃王朝瓦解，从此西藏境内战乱不断，较长时期形成割据局面，政权变动较多，政治中心东移西迁。这一时期拉萨已逐渐荒凉，红山顶上的官室也已残破。以后，有关史籍记载，曾有高僧在此讲法<sup>[5]</sup>，至此，这座废墟成了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直至清初黄教势力借助蒙古族固始汗的兵力统一西藏，在拉萨建立噶丹颇章王朝以后，拉萨才又重新作为西藏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此时，五世达赖在红山顶上开始营建布达拉宫，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宫堡，供达赖驻锡之用。

布达拉，为普陀罗的音译。相传达赖是观世音的化身，西藏佛教徒把观世音的道场——普陀山作为佛教圣地，布达拉因以为名。红山上的建筑物在这130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兴建、衰落、再次兴建的过程，其使用性质先是王室宫殿，后是佛教活动场所，最后成为政教合一的宫堡。在清初以来的再次兴建过程中，虽然主要是17世纪中期五世达赖喇嘛及稍后的时期营建的。但直到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时的这300多年间，一直在不断地改修扩建。

### 一、红山宫殿

公元六世纪，西藏地区各部族中私有制和阶级已经明确出现，生产显示出新的繁荣景象。位于今山南地区的雅隆

部落崛起，传至松赞干布时，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把首府从雅隆地区迁到逻娑（即今拉萨），先后与尼泊尔、唐朝联姻，迎娶了尺尊（也写作赤贞）公主与文成公主，在拉萨筑宫室、修道路，拉萨从此便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sup>[6]</sup>。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后，据《西藏王统记》记载“遂止于此，筑王宫于红山顶居之”。“建一广大城堡，于乙未年<sup>[7]</sup>奠基，高达三十围墙，既高且阔。每边约一里余。大门南向，红宫九百，合顶上之王宫，共一千间。一切宫檐，以宝为饰。走廊台阁，铃铎冷然，堂皇美丽。自美好方面观之，等于自在天之最胜宫，观赏无厌，诸宝庄严，以各种绫罗作网与半网，妙好悦目；自可怖方面观之，等于罗刹城之郎噶布日，一切宫顶有刀剑及红旗十柄，各以红绫缚之；自坚固方面观之，若有边警，五人可守。又南方城垒，掘沟十寻，此上铺板，再上铺砖。一马驰驱其上，有如十马奔腾。又于南方，仿照梭怕宫式，建扎拉吉祥越量宫，为尺尊自身之寝宫，共计九层，高大宽敞，庄严美丽。王与后二宫之间，连以铁桥，桥下悬綾幔、拂尘，有铃作声，王与后互通往来。如是无比希有美丽堂皇之王宫落成时，王与诸臣，大开喜筵。”<sup>[8]</sup>

红山宫殿的具体形象，在五世达赖所著《拉萨目录》中说大昭寺（内）旧壁画绘有此宫图样，但已被灯烟熏黑，看不清了。<sup>[9]</sup>但在布达拉宫的白宫门廊北壁的壁画上，还保留着表现松赞干布时期的红山宫殿的形象。据《白史》记载，此幅壁画是以大昭寺内的壁画为蓝本而摹绘成的。从上述记载及壁画来看，虽然文字材料似乎比壁画所描绘的规模还要大一些，但壁画上的规模也并

不小；如山上有高楼、宫殿，宫殿间用飞桥相连，建筑物庄严宏伟，装饰华丽，周有围城，南面有城堡，四面有门楼，等等。

我们上面所引证的文献所指的实物已不存在，这些资料并非出自吐蕃时期，而是数百年以后的后人所追记的，对其具体建筑规模、形象及细节等的真实性均可以进一步研究。

我们从考古发掘得知，在今昌都地区的卡诺村发现有方形、圆形的建筑遗迹和窑穴遗迹。这些遗址，是西藏地区公元前的建筑，距今已有4700年左右的历史，属于新石器时期人们定居的原始聚落。

在雅隆地区的吐蕃王室的始祖聂墀赞普<sup>[10]</sup>时期，就已开始建造雍布拉岗，意为母子宫。聂墀赞普下传八代到布代公杰（又译为“布带贡甲”）时期，在清域（今穷结县）建筑了清旺达孜官堡，旧址在今穷结宗山上，并能在河上架桥通行。布代公杰还以铜盒盛父骨埋葬在清域，传说是最初的一个坟墓，以后的吐蕃诸王陵也即在今穷结宗山西南面。至第30代首领达布聂塞（汉文献称讵素若，约在公元6世纪）定居在清旺达孜官堡<sup>[11]</sup>。此后，藏文献中还记载吐蕃赞普建造堡垒，有夏天用的“牙帐”，还有“园”和“苑”<sup>[12]</sup>，可见吐蕃时期的建筑活动是很活跃的，其类型也已不少，能造官室、堡垒。从雍布拉康及清旺达孜官堡的遗址位置看，这类建筑是建在山顶上的，很符合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夏天赞普“牙帐”是连接数个牦牛帐为“大拂庐”并可随意迁移的官室，已有规模不小的能供居住、集会会议的“园”和“苑”，能造长宽各数十米、高十余米形如覆斗的陵墓，还能在河面上架桥通行等等。在建筑上已能建数层高



的“平头屋”(即平顶建筑)和高“数丈、十数丈”的碉楼。其他如绘画、舞蹈、音乐和造型艺术等，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sup>[13]</sup>。可以证明在吐蕃时期的社会生产水平的条件下，在财力、物力及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建造红山宫殿这样的建筑群的。

## 二、宗教场所

吐蕃时期的红山宫殿，是吐蕃境内一座“无比稀有、美丽堂皇”的王宫，在当时，并没有宗教的气息。古代吐蕃的原始宗教是本教，藏语称“本波”，也作“苯教”、“苯教”，俗称黑教。为藏族古代盛行的一种巫教，崇拜鬼神和自然物。宗教的代言人是巫，为世袭的贵族把持。在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传入吐蕃后，曾被本教视为异端，遭到攻击。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王室扶持佛教，但由于本教的反扑，终于公元863年朗达玛实行灭法，佛教在藏地消沉。王室分裂，随之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各地方势力崛起，互相攻伐，社会长期陷入混乱，政治中心东转西迁，吐蕃王朝瓦解，然而其国“亦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sup>[14]</sup>

延至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得到复兴，但它已揉进了当地的本教，使之易于为当地人民接受，而成为西藏化了的佛教。这种西藏化的佛教，俗称喇嘛教，并与新兴封建领主的势力相结合，东面和

西面传入的宗教势力和各地贵族残余的世俗势力结合，这种僧俗联合的势力崛起，在不断地分裂和兼并过程中，先后产生许多不同的宗派集团。这些僧俗不分的统治势力各据一方，相互征伐，使西藏地区长期陷入分裂战乱中。直至元代在政治上走向统一以后，西藏纳入祖国版图，西藏才进入一个新的联合统一阶段，各僧俗首领对其封地和属民的封建关系，也便逐渐明朗并被固定下来。从此，喇嘛教开始掌握政权。

在僧俗势力结合的各地政权的变动中，拉萨的吐蕃红山宫殿虽遭雷电火灾破坏，日趋荒凉，然而各地的一些政权对拉萨的大昭寺及其所属的一些庙宇，都还进行一定的维修和保护<sup>[15]</sup>。元末明初宗喀巴<sup>[16]</sup>改革宗教，黄教开始大盛。明初，拉萨地区附近的三大寺<sup>[17]</sup>先后建立，拉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此时，红山宫殿虽遭毁坏，但由于它处于拉萨河谷的中心，位于大昭寺西侧不远，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加上历史上的松赞干布此时已被宗教徒神化，他所修筑的红山宫殿必然会受到后人的重视。《白史》就曾提到一些大德学者曾在吐蕃红山宫殿遗址上讲授佛教经典，还明确指出“此宫曾转为寺院的形式”<sup>[18]</sup>。当时红山上的建筑物还剩多少？具体布置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据有关史料分析，红山上还保留着“法王洞”、“观音堂”等属佛教性质的建筑，以及“白房子”一带僧人生活用房等建筑物。如《五世达赖灵塔目录》中曾指出“法王洞是松

赞干布亲自开光的”，这个“法王洞”是在五世达赖建筑布达拉宫以前就已存在。<sup>[19]</sup>在成书于明初的《西藏王统记》中曾明确提及，在今布达拉宫白宫东门廊北墙的吐蕃红山宫殿的壁画中也曾见到，其位置正好在今布达拉宫中的“法王洞”的位置上。红山上的建筑物还有观音堂，藏语称“帕巴拉康”。《五世达赖传》中记载：木鸡年三月二十五日举行建白宫的奠基礼，“四月一日固始汗王妃把观音佛像迎回布达拉宫的帕巴拉康，下午便开始挖地基”。与此同时的例证是壁画中的红山顶上，也有观音堂的形象，其位置也与今日观音堂的位置大体相符。以上均说明五世达赖修建白宫以前，在红山顶上就已有观音堂的建筑物了。我们在访问中得知，相传“白房子”是松赞干布时代红山宫殿的遗物。在今白宫东南侧，朗杰札仓东面部位，藏语称“日初岗”，意为山上修法室。同时从访问中还得知，过去的惯例每年粉刷白宫外墙时，最先是从“白房子”这一带开始的，然后才能粉刷白宫及其他部位，传说这就是因为“白房子”是松赞干布时代的遗迹。这些传说虽然不尽可信。但我们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知，自吐蕃王朝以后直至五世达赖兴建布达拉宫以前这段时间里，红山宫殿虽然被毁，但不一定会全部毁坏，它还应有一些遗物，同时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点修复和新建，这是其一。其二，这时期红山上的建筑物的性质已转变为寺院或为宗教服务，其规模远比原来的宫殿或以后的布达拉宫为小（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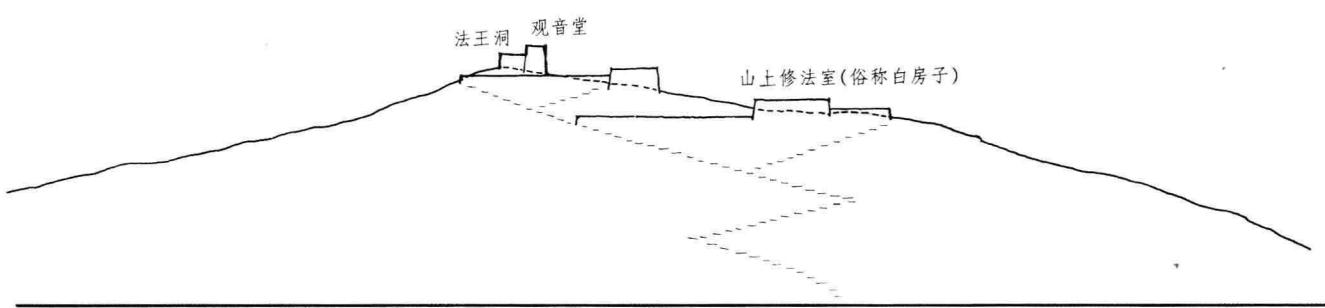


图1-1 红山早期建筑遗址想象图（清顺治二年前）

### 三、政教合一的官堡

公元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宗喀巴实行宗教改革取得成效。他所创建的格鲁派成为西藏最大的宗教集团，并采用活佛转世制度<sup>[20]</sup>，使得寺院的财产能保存下来，从而更加从经济上巩固了寺院集团的政治地位。至五世达赖坐床<sup>[21]</sup>以后，格鲁寺院集团实力膨胀，而各地方实力集团与之斗争越加激烈。格鲁派在此生死关头，便联系信奉格鲁派的和硕特部的蒙古首领固始汗<sup>[22]</sup>出兵帮助，这正与固始汗早有的向外扩张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固始汗出兵青海、康区，统一卫藏，帮助格鲁派寺院集团建立政教基业<sup>[23]</sup>，在拉萨共同建立噶丹颇章地方政府，拉萨遂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五世达赖和固始汗派遣专使去盛京（今沈阳）与尚未入关的清王室联络，立即得到清王室的重视，认为“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sup>[24]</sup>，所以清王朝一直优抚格鲁派。清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不久，顺治皇帝即邀请五世达赖入京，并赐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承认他为西藏地方的宗教首脑，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即西藏地方政权掌权人。

这时的噶丹颇章政权办事处及五世达赖仍在距拉萨西面约10km的哲蚌寺内，要把这个新成立的政权机构及五世达赖喇嘛驻锡之处移到拉萨，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把达赖驻锡之地，选在原来松赞干布的红山宫殿遗址上，尽管从宗教上有很多说道，但最主要的目的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这里是拉萨最显要的地方，离大昭寺仅一步之遥，离三大寺也最近，这就是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的主要目的及选址在红山上的意图。

《五世达赖传》载：“以林麦晓仲为首的人们向五世达赖建议：按目前的政治制度（摄政王管理政务）应该有一个（宗的）中心，如果没有，对长远不利，眼前也不吉祥。贡噶宗山（在今贡噶县的雅鲁藏布江南岸）离色拉（寺）、哲蚌（寺）较远，因此该在布达拉山上修建宗山<sup>[25]</sup>，施主和主人（固始汗、五世达赖和噶丹王朝）都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段记载说明了在噶丹王朝掌握西藏政权以后，需要

建立一个政教中心。这个中心应设在拉萨，而且在布达拉山上，这个政教中心用当时西藏各地方习惯用的政权驻地——建在山顶上的宗山形式来表现。当然噶丹王朝统治了全藏，那它的这个宗山也就成了全藏之首，所以规模也为最大。但在清代的官方文件或私人札记上，均称“布达拉庙”，而不称为“官”。

#### 1 初筑白宫

五世达赖喇嘛时所建的布达拉宫，是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由朗日却赞设计<sup>[26]</sup>，五世达赖亲自审定<sup>[27]</sup>，达赖管家索朗绕登主持施工。五世达赖向全藏发布征集民工、修建布达拉宫的命令，并于藏历十一甲子之木鸡年（即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乙酉）<sup>[28]</sup>三月二十五日亲自到布达拉山参加奠基典礼，四月初一动工，藏历十一甲子之火猪年（公元1647年、清顺治四年、丁亥）七月主殿基本建成。至四月底，共历时约三年，主体建筑完工。至藏历十一甲子之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戊子）五月初开始绘制东大殿、藏经殿等大殿的壁画<sup>[29]</sup>。

五世达赖喇嘛兴建的布达拉宫，主要是：在红山顶修建了一座六层高的主体大楼——白宫及四面的四座大堡，并

结合西面、西南面的一些原有建筑，从而形成山顶上的一片建筑群，在红山南面平地上还修了一座夯土方城，东南与西南的城墙与山顶建筑相连，东、南、西各开门，东南角与西南角各建一座角楼。<sup>[30]</sup>由于在山后取土，遂致成一洼地，因此引水而成一湖。所以，五世达赖喇嘛时修建的布达拉宫，是包括山顶的官区、山前的官城区和山后的湖区三个部分。这种在山顶建官室殿堂高楼、在山下筑城堡的总体规划，有可能受到史书记载的松赞干布时期红山宫殿的影响。

五世达赖修建的作为他驻锡的布达拉宫，其性质既不是一座单一的世俗宫殿，也不是一座单一的宗教寺院，而是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复合建筑群体。这座山顶宫殿，以六层高的白宫主楼为主体。白宫内有作为政教使用的大殿，有地方政府机构的用房，还有摄政<sup>[31]</sup>的住所、达赖的寝宫、达赖经师<sup>[32]</sup>用房、达赖侍从用房、厨房以及各种用途的库房等等。

在白宫主楼的东面及西南方各修建一个广场，名为东欢乐广场和西欢乐广场，藏语称“德央夏”和“德央奴”<sup>[33]</sup>，是为今天所见到的东、西两个欢乐广场的前身。



照1-1 萨迦南寺方城



照 1-2 江孜白居寺土城



照 1-3 布达拉宫土墙东城墙

西欢乐广场的东面，即白宫的南面，是尊胜僧院（藏语称“朗杰扎仓”）和“白房子”（藏语称“日初岗”）。西欢乐广场北面，山顶上有法王洞（藏语称“却杰竹普”）<sup>[34]</sup> 和观音堂（藏语称“帕巴拉康”）<sup>[35]</sup>。这些都是宗教性建筑物，即佛教经堂和僧人聚会殿。既有僧人聚会殿，似也应有僧人宿舍。前文提到的白房子似为僧舍，但从地形考察，法王洞西边以及东西两广场的围廊里，也可能作为僧舍用房。山上修的藏经殿（藏语称“甘珠拉康”），地址规模不详，可能在观音堂附近。至此，山上的宗教性建筑已有佛殿、经堂、僧人聚会殿、藏经殿、僧舍等，从建筑性质上看，已形成了为达赖宗教服务的环境。

在修建白宫的同时，在山顶的东、南、西、北四面各修了一座堡垒式建筑，东面的叫“夏钦角”，意为东堡垒，就是今天俗称的东大堡；南面的叫“玉结角”，意为胜战堡，很可能就是今天所见到的南大堡；西面的叫“杰布角”（原名称“平措角”），意为国王堡，即是今天的西大堡；北面的名叫“丹玛角”，意为护教女神堡，即今天红官后墙外一很小的方形建筑（俗称北大堡）。建白宫时北堡垒就在现在的位置，因修筑红官有碍施工，先拆除部分建筑，然后再修筑现在这个象征性的小碉堡<sup>[36]</sup>。据说这四个堡垒是按照松赞干布时期红山宫殿四周有四个堡垒的格局布置的，而且和红山宫殿的堡垒取名一致。

这样，布达拉山上建起了一个以白

官为中心，四方各有一个堡垒的建筑群，结合原有的佛殿、经堂、僧人聚会殿、藏经殿、僧舍等宗教性建筑物，形成一个既能为政治服务，又能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在布达拉山前的官城内，还建造了一些为布达拉官政教服务的建筑物，如印经院（在东面山脚）<sup>[37]</sup>。西面山脚处（即今的新印经院附近）有“乃康顶粮库顶广场”<sup>[38]</sup>等建筑物，其他还应该有为布达拉山上运水的水院、骡院、马厩、奶牛院等生活服务用房及一些僧俗官员、服务人员的住宅等建筑内容。以上城墙、城门及城内的一些建筑物，今天在红官西大殿的二楼回廊上的壁画<sup>[39]</sup>上，仍可多次见到，不过其数量没有今日所见的多（图 1-2）。

布达拉官前部的方形土筑官城，包括城门及角楼的形制，可能是受吐蕃时期红山宫殿的影响，在具体做法上，也是吸取和发展了西藏前一时期的传统做法。早在元代的萨迦南寺的外方城和稍后的

江孜白居寺围城，均已有此做法（照 1-1、1-2、1-3）。可见布达拉官前部夯土城墙的这种做法由来已久。特别是萨迦南寺城门不是直接向外开，进入城楼的通道呈“T”形，即进城楼要拐弯才能进入城内，这对于防守是很有利的，一座城楼能起到瓮城的效果。而布达拉官的城楼要拐两个弯才能进入城内，这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建白宫时在何处取土，目前没有见到直接记载，但在《五世达赖灵塔目录》中曾有建红官时在布达拉东面，即今龙王潭的东部浅湖部分取土的记载。从布达拉官周围环境考察，修建白宫的用土很可能在今龙王潭湖部位。因为修白宫的工程，用土远比后来修筑红官时的量要大，由此形成今日较深的湖区。而修建红官时，也会仿效第一次修建白宫取土的办法，在后山取土，但由于后山正北面因上次取土后已形成湖面，取土不便，所以只得在湖东部取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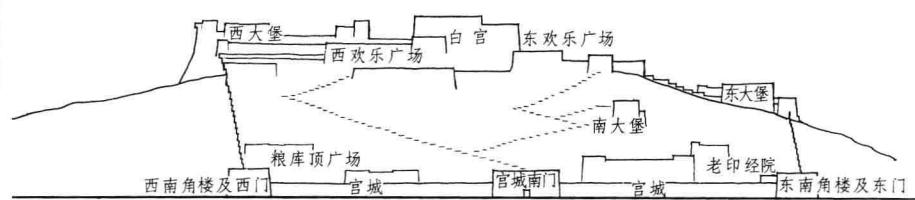


图 1-2 1645~1647 年修建白宫后的布达拉宫示意图



## 2 兴建红官

如上所述，西藏噶丹颇章政权是靠固始汗的蒙古族兵力取得的，虽然各掌政教大权，但他们这种结合是互相利用、各怀异心的。久之，两家矛盾加深，逐渐表面化，在五世达赖圆寂后，终究酿成桑杰嘉措<sup>[40]</sup>被杀事件，而被桑杰嘉措扶持起来的六世达赖<sup>[41]</sup>在这种政治的漩涡中，最后也成了牺牲品<sup>[42]</sup>。

五世达赖晚年，即把权力授予桑杰嘉措。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圆寂后，桑杰嘉措计划在白宫西邻修建红官，主要陈放五世达赖灵塔。设计由桑杰嘉措亲自考虑，他引经据典，企图按照佛经中的“观音普陀山顶宫殿”的形式来修建红官。但由于不能拆除山上原有的法王洞、观音堂等建筑物，再加上山顶地形的限制，所以只好建成现在所见到的式样。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载，桑杰嘉措“对所想象的宫殿之经堂、走廊、大殿以及里面的身、语、意依物（佛像、经书、塔）、供品、装饰的造型、大小等，我本人画了草图，并对自己的意图、想像、草图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由大画家（洛扎人）固吉·旦增罗布正式开始画建筑设计图”。藏历“第十二甲子之铁马年二月二十二日举行灵塔和灵塔殿奠基仪式”，“铁马年十一月十三日，石工工头波贡巴·洛珠坚才和木工千鸟（总技师）乃萨娃·加央旺布按照图纸到山顶踏勘”，“铁羊年元月十一日上午，举行开工大典”，“水鸡年四月二十日工程主体部分（外部）基本完工，举行了竣工典礼”，“是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山下立无字碑记功”，“水狗年五月十四日……向灵塔献哈达”<sup>[43]</sup>，举行了塔、殿的开光仪式，即红官落成，历时两年零四个月。

红官因外墙粉刷红色，藏语称颇章玛布，意为红色的宫殿，因以为名。红官体型庞大，从西广场的地坪算起，直到平屋顶，共八层，其顶上还有部分建筑和金顶未计在内。原来在白宫西面的法王洞和观音堂因没有拆除，就结合在红官的建筑里面。

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载：在红官内还修建了达赖世系殿（藏语称“充热拉康”）、持明佛殿（藏语称“仁增拉康”）、菩提道次殿（藏语称“朗仁拉康”）、药王殿（藏语称“缅喇拉康”）、上师殿（藏语称“喇嘛拉康”）、汉地佛殿（藏语称“加纳拉康”）、响铜佛殿（藏语

称“离玛拉康”）、时轮殿（藏语称“堆廓拉康”）等七个佛殿，同时还建有达赖寝宫教海旋（藏语称“噶当奇哇”、“沃察奇哇”）、大欢乐光芒殿（藏语称“德庆沃赛康”）、普贤跟随殿（藏语称“贡桑曲真丁”）、威镇三地殿（藏语称“萨松司诺”）、如意旋（藏语称“杜古奇哇”）、殊胜三界殿（藏语称“萨松朗杰”）等12个达赖专用殿堂。另外还建有自在顶堂（藏语称“旺求丁”）、自在下堂（藏语称“旺久雪”）、美妙设置堂（藏语称“麦琼戈巴”），以及藏语称“诺杰班觉”、“德典奇”、“平措德烈”、“平措过巴”、福祥堂（藏语称“边却康”）、“坚色康”等等建筑物，共100多间。有的作为比丘的“经堂”，有的是活佛或官员的“贤宫”。在设计红官的同时，对内部的灵塔、塑像、画像、壁画及装饰等也同时进行设计。除壁画外，分头施工，建筑主体基本完成即进行壁画的绘制工作，所以施工速度是很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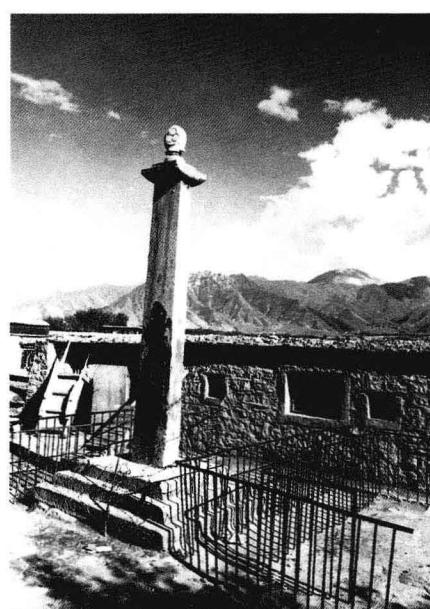
在修红官时，由于施工的需要，曾拆除了一些原有建筑物，如北大堡、朗杰扎仓、藏经殿、旧的西广场等，然后又再作修复。在修建红官的同时，在红官西面还新修了僧舍（藏语称“札廈”），并修建了进入东广场及白宫的东大门及门楼。大门向西，藏语称“平措杜朗”，意为丰盛聚会道；进红官的西大门，门楼在西边，与东门楼对称，大门东向，藏语名“蒋钦塔朗”，意为大菩提解脱道。此两门楼与红官二层正面的门厅（这是为了使建筑正立面美观的假门厅，实际上进入红官不经这个门厅，藏名称“德吉尼梅金廊”，意为幸福日城厅），合称为“东、西、上三门厅”。在修建红官的同时，对东、西广场扩建了一倍的面积<sup>[44]</sup>。为了扩建西广场，可能把广场往南移。考虑到广场建在山坡上，因此，广场南面建了一层围廊，下面还有五层建筑，在最底层建筑以下，还有很高的墙面。广场外的南墙，东面与东门楼相接，从而形成一堵宽约75.5m、高约32.5m的平坦大墙面，此即为布达拉宫的瞻佛台<sup>[45]</sup>。最后，于水鸡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布达拉山脚、上山的道路开始处，竖立“长十八卡，宽一卡十指的石碑”，“碑座十一卡见方”<sup>[46]</sup>，即为今天所见到的“无字碑”，以纪念红官工程的竣工。（照1-4）

兴建红官，大大加强了布达拉宫内的宗教内容。在建筑总体规划上，将山

顶上原有的白宫主体建筑物与红宫平排相联，从立面观之，形成了一座巍峨庞大的建筑群。东广场扩大了，白宫南面修了进入红官与白宫的两座高达五层和六层（均从门口地坪起计算）的门楼。西边进入红官的门楼，与扩大的西广场的外墙大墙面——瞻佛台相连，与西边的僧舍相呼应。这样使山腰的建筑在水平线上连成一片，达到统一、和谐的效果，从而突出了山顶红、白两宫的主体建筑物。整个山顶的建筑物，虽是前后相隔数十年，经两次兴建，但由于处理得当，使布达拉山上的建筑物形成一个宏伟的整体（图1-3）。

## 3 不断扩建的布达拉宫

自修建红官以后到七世达赖<sup>[47]</sup>时（1694~1757）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布达拉宫的建筑除了正常的维修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兴建活动。但七世达赖圆寂后至九世达赖（1757~1815）圆寂时的这半个世纪中，除了正常的维修以外，主要在布达拉宫的红宫顶层做了改动。我们从西大殿二楼回廊的壁画看到，桑杰嘉措时修建的红宫的屋顶，基本上是平的，在平屋顶上仅有西部五世达赖灵塔殿上和北部观音堂的屋顶上各有一个金顶。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记载，当时红宫内建有为达赖服务的12个殿堂，其中还有达赖寝宫“噶当奇哇”、“沃察奇哇”等。现在在红宫里当年建造的达赖寝宫及一些殿堂已经不存



照1-4 布达拉山脚的无字纪念碑

在，而且红宫顶层北部建筑已加高。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建筑物仍然存在，不过经过修改而移作他用了。七世达赖圆寂后，在红宫西北角利用了一个原来的殿堂改建成灵塔殿，因灵塔高大，原殿堂的高度不够，在其墙身上接建了高4m以上的外墙，即增加了一层，建成七世达赖灵塔殿，上面再建一金顶（图1-4）。经47年以后，即嘉庆九年（1804年）八世达赖圆寂，又利用红宫顶层北面观音堂东面的一间殿堂作为八世达赖的灵塔殿。也因灵塔高大，空间无法容纳，在原有的殿堂上又加建一层。但在加建了一层建筑及金顶后，西面的观音堂金顶显得太低矮，所以同时在观音堂的顶层加高一层房间，这样，从外形上看，八世达赖灵塔殿的屋顶和观音堂的屋顶才能取平，两座殿堂联成一体（图1-5）。九世达赖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圆寂，又利用八世灵塔殿东面的一个殿堂改作九世达赖的灵塔殿，同样由于灵塔高大，又加高了一层建筑物，上建金顶，使顶部大体与西边的八世达赖灵塔殿取平。在七世达赖灵塔殿南面的上师殿上面的建筑物也加高了两层，屋顶上也有六角形金顶（图1-6），在加高的二层楼板上留有方形大洞，传说这原先是作为十世达赖安放灵塔用的，因为下面楼板承重有问题，才将十世达赖灵塔移到下面的五世达赖灵塔殿内。这个传说是可信的，因为殿外有十世达赖的画像，符合一般灵塔殿的做法。

红宫顶层北面高起的部分，是后来增加的。我们从建筑物本身遗留的改建痕迹也可以得到证实。红宫的东面、南面、西面五世达赖灵塔殿部分的边玛草女儿墙横带，和北面、西面的七世达赖灵塔殿及上师殿部分的边玛草女儿墙的下面部分，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是原来建红宫时的砌筑部分。在此横带的东北、东南、西南三个墙角上的鎏金镇兽是原来安装的。北面、西面的七世达赖灵塔殿与上师殿部分的原有边玛草墙带上，又有一道边玛草墙。此墙是后加的。西北角的镇兽往上移至新加的墙角上后，下面的墙角上至今仍保留着原来用作固定镇兽而埋在墙角内的竖木，从而留下了曾经改动建筑物的痕迹。

关于布达拉宫后山湖区的建筑，据说，六世达赖年幼进布达拉宫后，不愿久居宫室，喜外出游乐。为此，桑杰嘉措就在布达拉宫后山湖区筑岛亭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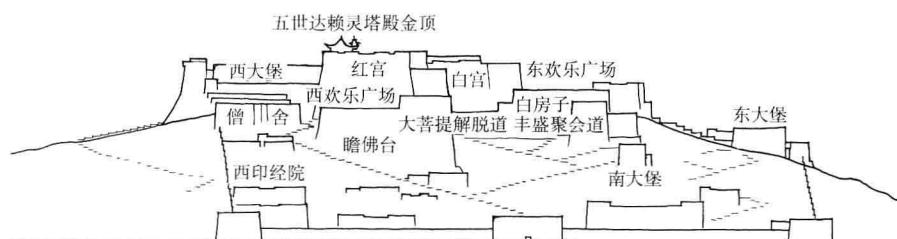


图 1-3 1691 ~ 1693 年修建红宫后的布达拉宫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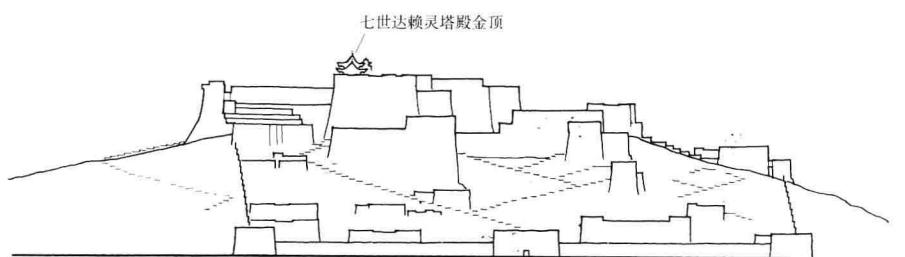


图 1-4 1757 年七世达赖圆寂后的布达拉宫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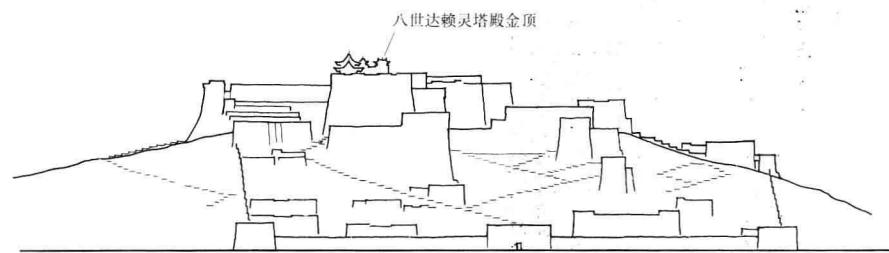


图 1-5 1804 年八世达赖圆寂后的布达拉宫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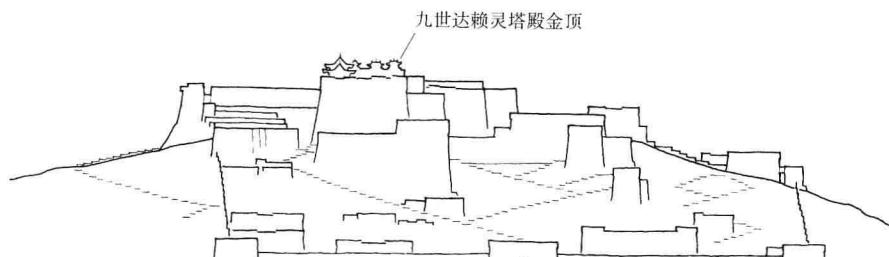


图 1-6 1815 年九世达赖圆寂后的布达拉宫示意图



广植林木，把后山湖区经营成一个优美园林。这一湖区，五世达赖以前未见史籍记载，以后的史籍中才偶有所见。若此说成立，则后山湖区是有计划营建的，应与修建红宫时期相同或稍后。

布达拉宫后山坡上有一片随地势而建的建筑物，其中有一部分名为布达拉官达赖家院，藏语称“瑶西”（图版15~24），这是作为达赖家属来布达拉宫时居住之所。按以往新达赖被确认后，西藏政府即优待其家属，一般均封爵位<sup>[48]</sup>，赐封地，在拉萨市赐宅第（藏语称“瑶西”）。这种宅第今在拉萨市尚可见到七世达赖、十一世达赖、十四世达赖等的家院。然而新达赖确认后不久即迎入布达拉宫内进行教养，其年尚幼，其家属在拉萨虽有宅第，但离布达拉宫又较远，因此，在后山建达赖家属的招待院，供家属留宿，容易见到达赖。再我们从清驻藏大臣优待达赖的记载中可知：七世达赖有病，驻藏大臣即在他常去洗浴的地方盖官室，从而发展成后来的达赖夏宫——罗布林卡。据此推断，在宫后设供达赖家属留宿的家院时间应晚于六世达赖以后（因据有关史料记载六世达赖是桑杰嘉措暗地寻得以后，先在外地寄养长大，至14岁时才迎入布达拉宫的），可能在七世达赖时或以后才设置。

此外，在宫城内还有平面呈凸形、能容上百匹马的马厩及象房等建筑。据有关资料推测，这些建筑有可能建于八世达赖时期，即乾隆晚年。《西藏图考》卷之二记载“廓尔喀自古不通中国，于乾隆五十五年内犯西藏……大掠札什伦布……（上）乃命嘉勇公福安康进攻……将近其国都，廓酋再遣人诣军前哀词乞降，尽献还所掠藏中财宝，贡驯象，番马，乐工，此乾隆五十七年事

也……所贡象绕大路次年始至前藏。自大创以后至今（光绪间）贡献不绝。”

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在位时间均不长，刚成年或成年不久即圆寂，这段时间的布达拉宫不可能大事兴建。只有到十三世达赖时期，布达拉宫才掀起了又一次兴建热潮，不过这次兴建的规模不如建白宫、建红宫的两次规模大。红宫初建时除有灵塔殿、佛殿外，尚有达赖寝宫，但到九世达赖灵塔殿建成后，整个红宫内的建筑，除一些灵塔殿外，全为供奉各种佛像的殿堂，其用途全部转为宗教服务的性质。

从七世达赖以后，历辈达赖都在经营和扩建罗布林卡<sup>[49]</sup>，致使罗布林卡的范围愈来愈大，建筑内容也愈来愈丰富，从而成了达赖的夏宫。后来，达赖喇嘛每年二月十八日即从布达拉官迁往罗布林卡居住，直到十月以后才回布达拉官，这已逐渐形成惯例。布达拉官仅冬季使用。十三世达赖是历辈达赖中执政时间最久的一人，所以他的晚年在白宫顶部的东面又修了一套寝宫，俗称东日光殿，藏语称“甘丹朗色”，意为聚喜光芒殿。这是在白宫顶上新建的建筑物。

东广场的“僧官学校”楼房，从总体布局看，是白宫广场的入口，应是建红宫时扩建广场时建造，用此楼作为学校，是七世达赖时期的事。另外，在山下官城内，藏军司令部（藏语称“马基康”）、造币厂（藏语称“博额索札”），应是十三世达赖时期修建或扩建之物。

这时期布达拉山顶上建筑物改变最大的是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以后，由然巴赤门噶伦主持，从1934年至1936年，在紧贴红宫西面修建了一座体型很大的与红宫同高的十三世达赖灵塔殿，外墙刷红色，与红宫形成一整体。为修

这座灵塔殿，先在原址上拆去原有的一部分僧舍，然后又在西宫墙北端的僧舍部分，继续往西修建僧舍。今天所见到的布达拉官面貌，大约就是这时最后形成的（图1-7）。

综上所述，布达拉官是一座供达赖进行政教统治活动的官堡。从17世纪中期五世达赖开始修建，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这300多年中，曾有三次大修和一些小规模的修建。它是在不断的修建、扩建中逐渐形成今天的规模，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官堡建筑。

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布达拉官作为专供达赖从事政教活动的场所，从它的总体设计思想到每一建筑的具体设施，均强烈地反映出西藏社会鲜明的政治和宗教色彩。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工程，用如此快速的施工方法建成，这都是与每次役使大批农奴从事强制性的劳动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只有像西藏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才能产生布达拉官那样的官堡建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达拉官是西藏社会的产物，也是西藏社会的缩影。但我们从中也可看出：一、每次兴筑事先均有设计、施工的负责人，有统筹的安排和周密的计划，反映出其施工组织的严密性；二、新建筑的产生不仅仅是为功能需要而设，同时还注意到新旧建筑之间的统一和协调，从而达到巍峨壮观、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并成为一座具有多种类型建筑的大建筑群；三、从结构、外观到内部做法，都采用传统的藏族建筑形式，反映出藏族工匠对建筑艺术和技术高超的驾驭能力，可以说，布达拉官是藏族灿烂文化的象征。

### 注释：

[1] 五世达赖（1617~1682），名阿旺罗桑嘉措，明崇祯十五年（1642）在四世班禅的襄助下，凭借青海蒙古族固始汗的兵力，一举消灭噶举派的藏巴汗，建立以黄教寺院集团为主的噶丹颇章王朝，同时与尚未入关的女真贵族结纳。清顺治九年（1652）进京朝觐，次年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五世达赖开始在拉萨兴建布达拉官。

[2] 松赞干布（？~650），新旧《唐书》称弃宗弄赞或弃苏农，吐蕃赞普。其在位时，先后征服和兼并了娘布、工布、塔布、香雄、苏毗等部，定都逻娑（今拉萨），并发展生产、修筑道路，确定文武官秩制度，制定刑法律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创制文字，从而建立了奴隶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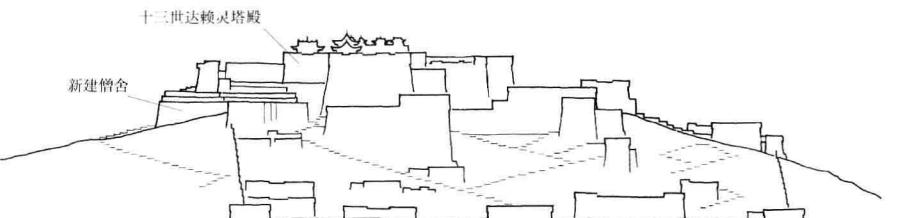


图1-7 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布达拉宫示意图



制度政权。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与唐宗室女文成公主联姻，遣贵族子弟赴长安，入国学，接受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促进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卒，高宗即位，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遣使吊祭，并上书愿效忠于唐朝。高宗又加封他为宾王，并为他刻石图像列于昭陵(太宗陵)，表示唐朝对吐蕃的亲近和优礼。

松赞干布结束了西藏地区的分散落后局面，促进了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前发展，加强了藏族与祖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亲谊关系。

[3] 赤松德赞(755~797在位)，汉文献称娑悉笼措赞或乞立赞。天宝十三年(754)，其父赤德祖赞被贵族所弑，幼年即位，迅速戡定叛乱，对内整治吏治，加重征敛，对外积极发动侵唐战争，使吐蕃势力北达回纥，西接大食、南邻天竺、东联南诏，是吐蕃王朝武力扩张的鼎盛时期。

[4] 朗达玛(838~842在位)，又称达玛、乌东丹，汉文献称达磨，是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代赞普。

[5] 参见《白史》，格顿曲培著、藏文。

[6] 参见《藏族简史》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7] 乙未年，即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

[8] 引自福幢著，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9] 转引自《白史》。

[10] 据《藏族简史》：“藏汉文献对吐蕃王室的始祖又称鹤堤悉补野。据藏文文献记载，从聂墀赞普到吐蕃王朝的建成，大约经过三十二代。”

[11] 参见《藏族简史》。

[12] 见《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王尧辑，青海民族学院印，1979年版。

[13] 参见《藏族简史》。

[14] 《宋史》卷四百九十二。

[15] 参见《大昭寺史事述略》，恰白·次旦平措著，载《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16] 宗喀巴，(1357~1419)，原名罗桑扎巴，青海西宁附近湟中人，因藏族称湟中为“宗喀”，故名宗喀巴。8岁出家，属噶当派。15岁时(1372)到卫藏地区，曾先后在噶举派蔡巴、止贡巴等支系，萨迦、噶当等派的寺院学经或讲经，适值各教派开始呈现“颓废萎靡之现”(语见《续藏史鉴》)，逐渐失去人心，人民向往和平、统一，反对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征伐。宗喀巴在这时发起“宗教改革”，提倡僧人严守戒律、规定学经次第，严密寺院组织，改变过去教派仅与一个地方封建集团结合的办法，而采取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广泛建立“施主关系”的方针，因而一开始就得到封建领主阶级的扶植和群众的同情，从而迅速形成一个新的寺院集团势力——格鲁派。这一教派后来在西藏逐渐成为执政教派，并在藏蒙地区广为传播。

[17] 即指甘丹寺(1409年建立，在今拉萨市东郊)、哲蚌寺(1416年建立，在今拉萨市西郊)、色拉寺(1418年建立，在今拉萨市北郊)等三寺。

[18] 引自《白史》。

[19] 引自《五世达赖灵塔目录》。此书全名为《瞻部洲唯一庄严灵塔及殿堂目录——慈航普渡之加持宝库》，公元1693年(藏历第十二甲子年木鸡年)第巴·桑杰嘉措著，公元1701年(藏历第十二甲子年铁蛇年)增写补充，藏文、拉萨木刻版，存布达拉印经院。

[20] 宗教头目原来按照宗法制实行父子世袭的制度。13世纪末叶，噶举派的噶玛巴支系始设转世制度，即当前世活佛死亡后，寺院上层集团即通过占卜、降神等活动，寻找当年出生的若干婴儿，从中选出一个作为他的“转世”灵童，来继承他的

权力和地位，藏传佛教中活佛地位最高者为达赖和班禅。

[21] 所谓坐床，即上世达赖圆寂后，新选的达赖继承人迎入布达拉官生活一段时间以后，达到一定年龄，即在白宫或红宫大殿里，在中央代表——驻藏大臣参与主持下，举行有西藏政教显要官员、知名贵族及一些有关人员参加的隆重典礼，其目的是确认新选出的达赖在政、教上的崇高地位。

[22] 固始汗(1582~1656)，蒙古厄鲁特部落首领，原游牧于新疆乌鲁木齐及天山南北，明崇祯九年(1636)侵入青海，所占领土东至青海之滨，西至藏北39牧区。后为噶丹颇章王朝的建立及在西藏实行政教统一制度立下丰功。

[23] 参见《清实录·太宗卷》、《续藏史鉴》。

[24] 引自《卫藏通志》卷首。

[25] 宗山·宗，原意为城堡、堡垒，在西藏多建筑在显要的山顶上，山下为居民区及寺院。后来，城堡及其管辖的地面形成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一个县)，通称为宗，管理宗的行政长官称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宗山，一般指建在山上的城堡。

[26] 见红宫西大殿(司西平措)北墙靠西部的壁画第100图，有朗日却赞在画白宫建筑图的画面，并有简要藏文说明。

[27] 同上壁画第103图。

[28] 藏历年，据《藏族简史》，始于宋天圣五年(1027)丁卯。藏历也采用干支纪年，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代替十干，以十二生肖代替十二支，再以十干和十二支组合成。每60年一轮回，称“绕迥”，即为“甲子”。由于藏历年于北宋天圣五年丁卯开始，以后依次分别为第一绕迥年、第二绕迥年……。例如，藏历十一甲子，为木鸡年，即清顺治四年丁亥，公历是1647年。

[29] 参见《五世达赖传》(本书分上下集，上集五世达赖著，下集桑杰嘉措著，藏文、拉萨木刻版，存布达拉官西印经院)。

[30] 据《白史》载：“在(五世达赖)修建布达拉官前20年左右，有个叫约翰·格鲁贝尔的外国人来到拉萨。他画了一张布达拉官的图，图中的房舍高达多层，而且还有围墙”。按：五世达赖兴建布达拉官的白宫是1645年奠基，1648年竣工。之后，桑杰嘉措修红官是1691~1694年。约翰·格鲁贝尔(J·Grueber)是1662年到拉萨的，是在五世达赖建白宫约14年以后，这样，约翰·格鲁贝尔所画的是五世达赖时建筑的以白宫为主体的形象。说明此时官前已有今日的城墙，即官前的城墙是和白宫同时修建的。

[31] 摄政，这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确定的西藏地方的摄政制度，即达赖圆寂后，恐噶伦人等“擅权滋事”，而选举一位呼图克图，在新达赖未寻获和未成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暂行摄理政务。

[32] 达赖经师，又称佛师，是教授达赖经的师傅。达赖经师是遴选对佛经深有研究的活佛或僧人，教授达赖习经的师傅，而不是其受戒的师傅。

[33] 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载：“水猴年3月10日，拆旧德央奴(西欢乐广场)”“德央夏(东欢乐广场)、德央奴等扩大了一倍左右”，这是修建红官的记载。它说明修红官时，曾拆除原先已有的西广场，最后将原有的东、西广场都扩大了一倍左右。可见东、西广场是建红官前就已存在了的，应是白宫同时之物。

[34] 西藏一些佛教典籍中，把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有贡献的松赞干布、热巴巾、赤松德赞三个赞普称为法王。布达拉官的法王洞在红宫内，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尺尊公主、禄东赞(后又增

加五世达赖)等人的塑像。《五世达赖灵塔目录》中说：“法王洞是松赞干布亲自开凿的。”也即是说这是松赞干布时红山宫殿遗留下来的建筑物。

[35] 观音堂，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记载，“是五世达赖长期修法的地方”。堂内的观音佛像，据《西藏王统记》载，是松赞干布时期的佛像。后被迁出拉萨，五世达赖兴建白宫时，由固始汗迎回布达拉官。关于观音堂也有建自松赞干布时期的说法。《五世达赖灵塔目录》中仅说是五世达赖长期修法的地方，没有说建自何时，但可肯定的是与白宫同时修建或更早。

[36] 《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记载：“水猴年……5月25日，拆除丹玛角(北大堡)，丹玛角(内)的塑像搬到杰布角(西大堡)”。即建红官时，因施工需要，暂时拆除北大堡，将内部佛像移到西大堡。这段记载还说明了西大堡在后来建红官时没有变动。同时证明西、此二堡均是修建红官前早已存在的建筑物。

[37] 印经院，今俗称老印经院，在东面山脚。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载：修建红官时“巴康(今老印经院)内是尼泊尔工匠的工场”。说明老印经院在修红官前已存在。

[38] 《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载：修建红官时“铁羊年元月十一日上午举行开工大典，地址在乃康顶粮库顶广场”。乃康顶粮库顶广场地址在今新印经院。

[39] “西大殿二楼回廊”是现在的一般称呼，是以西大殿算作第一层，回廊在西大殿的楼层，即二层上。若以九层红官主楼层数计算，此回廊是主楼的第六层。回廊上的壁画在红官修建后期即开始绘制，应在桑杰嘉措生前完成，后来可能有部分修补。壁画共有编号698个，布满回廊四壁。内容是以叙述桑杰嘉措的成长为引线，大部分主要内容是叙述桑杰嘉措领导修建红官的过程。

[40] 桑杰嘉措(1653~1705)，拉萨人，出身大贵族仲麦巴家。8岁入布达拉官。清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达赖委任桑杰嘉措为第悉即部落长、头人，揽西藏政务，成为达赖的代理人，主持西藏政20余年(1679~1703)。

[41] 六世达赖(1683~1806)，名仓央嘉措。

[42] 参见《藏族简史》。

[43] 第十二甲子铁马年，即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元1690年；铁羊年，即清康熙三十年辛未，公元1691年；水鸡年，即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1692年。

[44] 参见《五世达赖灵塔目录》。

[45] 瞒佛台，寺院于藏历每年的二月三十日举行赛宝会的宗教活动，同时在寺内的一堵大墙面展示巨幅佛像，这堵大墙面(或是单独砌筑，或利用高大的建筑墙面均可)即称为瞒佛台。有的资料称为“晒佛台”或“赛佛台”。

[46] 引自《五世达赖灵塔目录》。

[47] 七世达赖(1708~1757)，法名格桑嘉措。8岁时在理塘出家，9岁被青海蒙古众僧认作转世活佛迎至塔尔寺供养。12岁时，康熙帝册封他为七世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九年(1720)迎回布达拉官坐床。

[48] “达赖喇嘛亲属赐予爵职，始于雍正七年第七世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蒙赏辅国公爵，厥后历代达赖喇嘛亲属累获隆施”。见《联豫驻藏奏稿》，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吴丰培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

[49] 罗布林卡，意为宝贝花园，在布达拉官西南，清乾隆二十年(1755)七世达赖在清驻藏大臣协助下，在此建格桑颇章，作为夏季休养、沐浴之所，后经历世达赖不断扩建，而成为拉萨的著名园林。



## 第二章 布达拉宫总平面布置

布达拉宫占地约40余万m<sup>2</sup>，总体由山上的官堡群、山下的方城和山后的龙王潭花园三部分组成 [图版1-5]。

### 一、官堡群

官堡群在布达拉山上，是用块块巨石沿南面山坡依山势建造起来的，占据整座山头，总平面呈不规则布置。主体建筑居山顶的最高处，两侧为附属建筑。东西总长约370余m，南北最宽处为100余m，高117.19m<sup>[1]</sup>，总建筑面积为57700余m<sup>2</sup>。红宫屋顶多为平屋项，其中有七个殿顶作歇山屋顶，覆以鎏金铜板，在蓝天衬映下，金碧辉煌，尤为壮丽。金顶位于布达拉宫建筑群的最高处，由于这部分的建筑外墙涂红色，故称红宫。

红宫的平面大致呈方形，总高九层，下面四层为地垄墙，第五层中央为西大殿，大殿上面四层为天井，其余佛殿、灵塔殿均沿天井周围布置。西大殿是红宫的中心，在它的四周布置有三个佛殿和一个灵塔殿。东面为菩提道次殿（藏语称“朗仁拉康”），南面为持明佛殿（藏语称“仁曾拉康”），北面为喇嘛世系殿（藏语称“充热拉康”），西面为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藏语称“藏林坚吉康”）。灵塔殿中央部分供奉五世达赖灵塔，上下贯通，直至屋顶。

第六层天井正中是西大殿上部的天窗，四周为壁画廊。壁画廊内除东南角有药王殿（藏语称“缅喇拉康”）外，其余为下层各殿的窗口。壁画廊通壁彩绘有以修建红宫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壁画。

第七层天井中心是供养殿（藏语称“贡桑曲真康”）四周沿回廊布置殿堂，

东面是时轮佛殿（藏语称“堆廓拉康”），南面是释迦牟尼殿（藏语称“土旺拉康”）和无量寿殿（藏语称“蔡巴拉康”），威镇三界殿（藏语称“康松司诺”）北面有法王洞（藏语称“却杰竹普”），响铜佛殿（藏语称“离玛拉康”）和汉地殿（藏语称“加纳拉康”）。

第八层中央为与上层贯通的天井，周围是回廊，回廊东面是弥勒佛殿（藏语称“强巴拉康”）；南面是殊胜三地殿（藏语称“萨松朗杰”）、坛城殿（藏语称“伦朗康”）和德典奇。回廊北面是一个面积为160余m<sup>2</sup>的小供养厅，平面为L形。围绕供养厅北、西、东三面建殿堂。北面是超凡佛殿又称观音堂（藏语称“帕巴拉康”）；西面是七世达赖灵塔殿（藏语称“扎西沃巴尔康”）和上师殿（藏语称“喇嘛拉康”）。以上三个殿不仅面向供养厅，而且有殿门直接与回廊相连。在东侧，东、北两面分别建九世达赖灵塔殿（藏语称“萨松沃嘎康”）。南面有大门通向回廊，正对大门的是八世达赖灵塔殿（藏语称“格列司巴尔康”）。在回廊的西南角有过道通向十三世达赖灵塔殿。十三世达赖灵塔殿（藏语称“格来顿觉”）是红宫最西端的建筑。殿高三层，灵塔居中，通高14m。塔身第一层殿堂的左右及后壁上下为经架；第二层的南面为一个小殿；第三层是大殿，大殿中央为天井，灵塔的十三天露出天井。四壁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传记的壁画。

红宫的第九层为屋顶平台，在平台的西北两面是七个金顶屋面。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为十三世达赖灵塔殿、五世达赖灵塔殿、上师殿、七世达赖灵塔、观音堂、八世达赖灵塔殿和九世达赖灵塔殿。在这些屋顶下面，大多有门通向平台。

与红宫东侧相连的是达赖朝政和居

住用的宫殿，以及达赖经师和摄政的办公生活用房、侍从人员用房、仓库等。因为外墙涂白色，故称白宫。

白宫平面为梯形，西边略大于东边。中心为天井，高七层。底层是用地龙墙分隔成的库房。第二层东端的四柱厅是白宫的门厅。四柱厅坐西朝东，其东面有木梯<sup>[2]</sup>和石阶，通向下面的东欢乐广场（藏语称“德央夏”）。在四柱厅的两侧是粮食、干果等库房及管库人员用房。经四柱厅内的石阶可以通往第三层和第四层。第三层是一个夹层，第四层的东南角与下面四柱厅相连，之间又有一个四柱厅，称为北厅。在北厅的西面为八柱厅，即白宫东大殿的前厅。从八柱厅的北面可进入白宫的主殿——东大殿，也就是白宫中央天井的底层，围绕大殿为库房和夹道，西北为氆氇库。

第五层中央为天井，天井四周是回廊，沿回廊布置的房间依次有库房、达赖侍从用房、达赖的厨房等。

第六层中央为天井，周围是回廊。沿回廊布置的房间：东面是摄政<sup>[3]</sup>及达赖正经师<sup>[4]</sup>用房；南面为威镇三界殿（藏语称“康松司诺”）；西北为西藏地方政府公用房（藏语称“德瓦吉”）；西面是商上<sup>[5]</sup>公用房及库房；北面是堪布<sup>[6]</sup>及达赖副经师用房；东北角为摄政、正副经师的厨房。

第七层为屋顶平台，中央是天井口；东面是东日光殿（藏语称“聚喜光芒殿”）；西北是西日光殿（藏语称“索朗来奇”）；东北角在东、西日光殿之间为达赖的专用厨房。

在红、白两宫的前面分别建筑广场和平台。在红宫前面的是西欢乐广场；在白宫东面的是东欢乐广场。

西欢乐广场，在红宫的南面，是一个东西长40.7m，南北宽7m的狭长广



场。从广场经石阶和三并木梯进入红宫的上门厅(照2-1、2-2)。东面是高三层的山神庙(藏语称“日初岗”),从山神庙二层可到白宫等处。南面是瞻佛台(又称赛佛台、晒佛台)(照2-3、2-4),瞻佛台顶层为布达拉宫的喇嘛及清洁人员用房。

东欢乐广场在白宫的东侧,平面方形,面积1400余m<sup>2</sup>,有石阶和三并木梯通白宫二层门厅,在门厅的下层,左右两侧有旁门。广场南面西侧有旁门可通红宫的西欢乐广场。广场的东面是僧官学校,在僧官学校的底层为通往丰盛聚会道的主要门道。广场四周作二层回廊与白宫和僧官学校相接。

在红宫、白宫的东翼是僧官学校,西翼为僧房(藏语称“札厦”),较主体建筑低矮。它们与白宫、红宫之间都有平台和小广场相连。僧官学校与白宫之间是东欢乐广场;但学校的大门不在广场上,而是从南门与丰盛聚会道相连(照2-4、2-5),出“平措杜朗”大门下山。从丰盛聚会道中段出东大门,可通向东大堡。僧房与红宫之间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台,平台的东端有石阶通西欢乐广场“桑甸杰果”大门,西面有石阶和三并木梯进入僧房,北面是十三世达赖灵塔殿的高墙。

瞻佛台和巨型佛像画库,在布达拉山南坡,依山势建造。瞻佛台高九层,在红宫的下面,外观为四层,若与红宫九层立面组合在一起,则成为13层,因此有布达拉宫高13层之说。按瞻佛台的层数计,第八层菩提解脱道大门的上部是朗杰扎仓的集会殿和佛殿。中央第六层为西欢乐广场南侧的喇嘛住房,以下各层是库房和红宫、白宫联系用的通道。在瞻佛台的下面山坡上,有一座外墙为黄色的狭长楼房,即巨型佛像画库(藏语称“给古康”)(照2-6)。画像库高二层,东西长21m,宽7.6m,为存放布达拉宫的二幅巨型佛像轴画<sup>[1]</sup>的地方。(图版217、218)由画像库沿山坡向西,经僧官住宅再往西即是护法神殿。护法神殿高二层,底层是喇嘛住房和厨房,二层西为护法神殿,是朗杰扎仓的喇嘛代达赖修密法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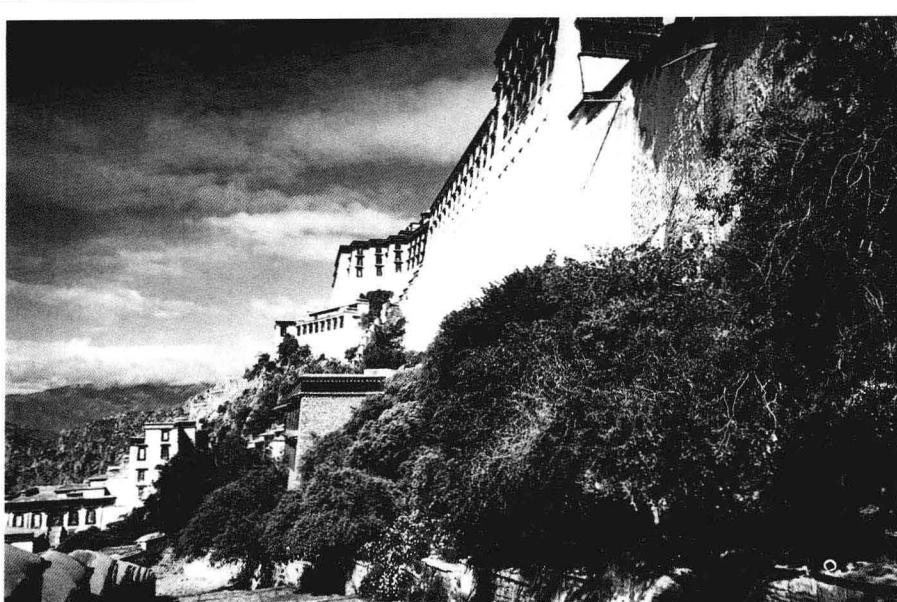
在1645年五世达赖重修布达拉宫时,立意将布达拉宫建成西藏的“宗山”之首,因此在建筑群的四方保留了四大堡的形制。布达拉宫东端的山脊上一个连有圆堡的建筑群是东大堡;在西端的山脊上的四层建筑和圆堡是西大



照2-1 进红宫门厅二层的三并木梯



照2-2 红宫前西欢乐广场



照 2-3 瞻佛台外景



照 2-4 僧官学校南门

堡；北大堡在红宫和十三世达赖灵塔殿之间，原有的北大堡建红宫时被拆除，后建成一座 $5m \times 5m$ 的单层小方塔。在丰盛聚会道的南面一方形楼房为南大堡。在东大堡下面有一幢窄长的四层楼房，据说是俗官觐见达赖时住的招待所（藏语称“扎推康”）。

因为防御的原因，布达拉宫宫堡很少向外开门。在红宫、白宫的前面仅有三座大门：东面的平措杜朗大门通向白宫；西面的大门通向红宫；西端进入西欢乐广场的是桑甸杰果大门。北面的三座门是由布达拉山西侧阶道进入十三世达赖灵塔殿西北角的红宫西大门；从布达拉宫后山坡，有经达赖家院后进入红宫的便门；在僧官学校东面庭院的北墙有通山脚下的便门。在东西两侧，即东大堡和僧房也都有门通山下。

在布达拉山北坡有供达赖使用的达赖家院（藏语称“瑶西”）。建筑沿山坡迭落，共八层。自上而下，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最高层为达赖父母居室，下层是侍从居室和厨房，再下层是库房；第二部分为经堂和仓库；第三部分为马厩。

## 二、方城

在布达拉宫的南面山脚下，是一座东西长300余m，南北宽约200余m的方城（图版172），藏语称为“雪”<sup>14</sup>，背靠布达拉山，面朝南，略偏东，北面依山，东、南、西三面筑城墙。城墙高8m，厚4m，女儿墙高1.5m，原为土筑，以后经十三世达赖修补，局部改作石砌。东、西两侧城墙北面与布达拉山建筑相接，东墙长224m，南偏东11°，与布达拉宫东圆堡相交于山上。西墙长180m，南偏东10°，与扎厦相接。南墙320m，正中偏东4m为南大门。

南大门是布达拉山下方城的正门，为一座高三层的石砌平顶建筑（图版173、174）。门洞突出在城墙外面，中央隔一堵厚墙作屏风，出入需从两侧通行。门洞外侧不装门，城门在隔墙的后面。进门是宽五间的门廊，门廊的东侧有石阶通二层。门楼二层中央为一间20根柱的大厅，东、西两侧各为9柱及15柱的大厅。在东侧有楼梯可以上门楼顶层平台，平台四周为边玛墙檐。城门从城

外看为一座墩厚的平顶城楼；然而在城内一侧则为五间柱廊，四根瓜棱形束柱、柱头替木、梁枋等都施雕刻彩画，檐口挑出。非常精美，是一座比较轻巧的门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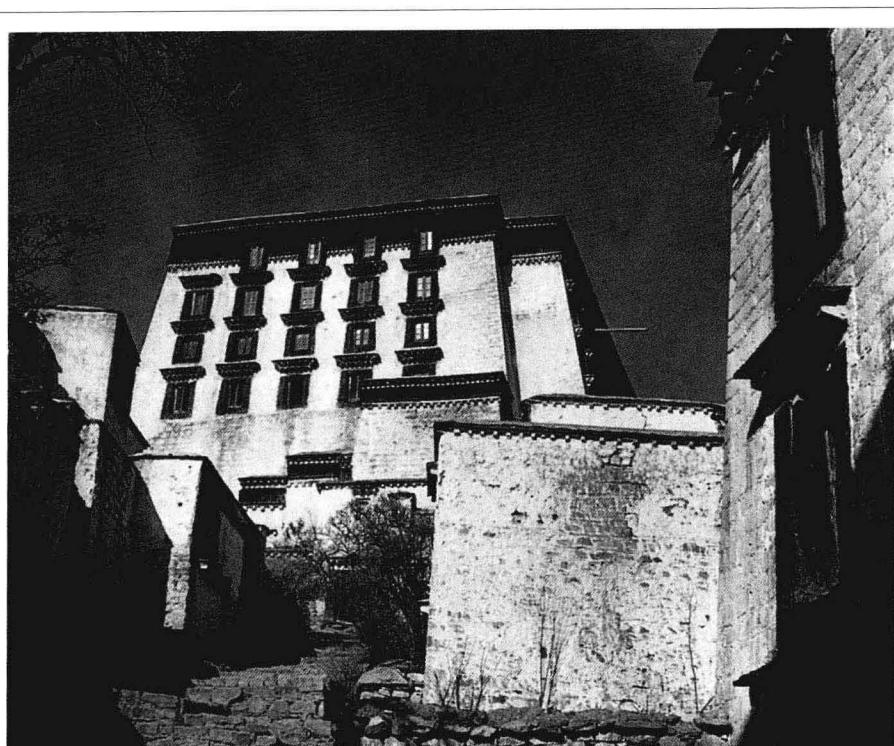
东、西城门楼是两座形式相同的三层石砌楼房，为矩形平面（图版 175、176）。底层的内外两侧厚墙形似一个“套筒”，城墙在中央穿过，分门楼为内外两侧。城门在“套筒”正中，人马必须从门楼内外两侧墙的两腋进出。门楼为石木混合结构，外墙用块石砌筑，内部为木梁架，密肋平顶，边玛檐墙，做法同南大门。二、三层中间有内走廊，两侧有若干小房间，为守城兵士用。二层走道南北两端开门与城墙顶相连，经城墙后由石阶上、下。因为风水的缘故，城内无一正直的道路，东、西两个城门也不正对。

东西两个角楼为三层石砌平顶楼房，其形式相同（图版 177、178）。平面为矩形，底层为地垄墙，二层中央为大厅，四周被分隔成小间。角楼底层无阶梯通二层，必须经城墙顶上下。第三层中央有一小天井，四周为小房。方城的两个角楼，其形式和大小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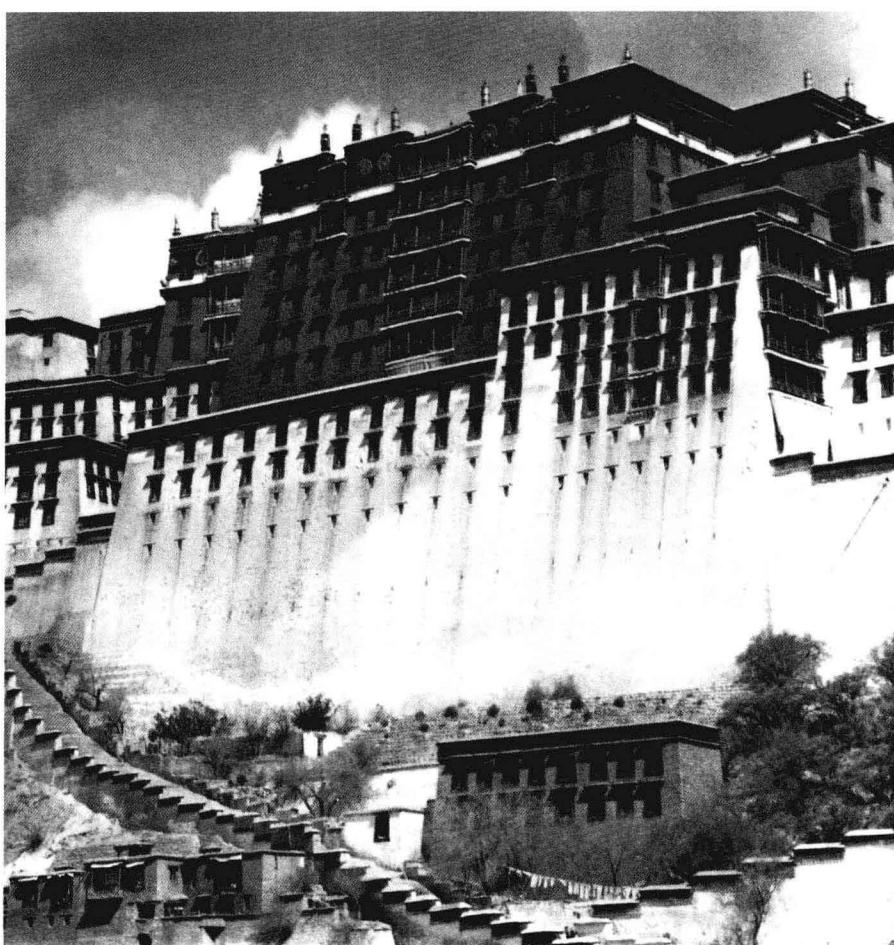
在方城内，除了开始建有印经院、布告栏、藏军司令部、监狱、布达拉直属宗及辖区办事处、造币厂、马厩、骡院、象房、麻花作坊等直接为达赖服务的机构和用房以外，以后还移入了供俗官用的酒店、贵族住宅等，它们的位置并无严格的规划。

### 印 经 院

在布达拉下的方城内，有新老印经院两座。老印经院，藏语称“巴康夏”，在方城的东北角，紧靠东城墙（图版 179~182）。是五世达赖时建（1645~1682），不久被改作它用<sup>[4]</sup>，老印经院经后来改造，主体建筑仍保持了原印经院的特点，为一座高二层的石砌楼房。平面为方形，楼前为院落。在印经院内，除办公室外，还有贮纸、藏版、印刷、装订等用房。老印经院底层藏经版，外墙不开窗，通过院内小窗和顶部小井采光。小井正对屋顶天窗，这种做法是印经院所特有的。通过室外石阶到达二层。二层是办公、印刷、装订等房间。再往上是屋顶平台，平台可通方城东墙。院内东侧二层小楼似以后增建，比较简陋。



照 2-5 僧官学校东立面



照 2-6 给古康外景（前），后面大墙为瞻佛台



新印经院，也称西印经院，藏语称“巴康萨巴”，在方城的西北角，紧靠西城。八世达赖时乃为粮库顶广场、藏语称“乃康丁”<sup>[10]</sup>，因此是较晚建的一座建筑，其主体建筑沿山坡建造，分别为前后楼。前楼三层，后楼也作三层，呈阶梯形。平面布置与老印经院相同，而规模比较大。底层藏经版、上层为制版、印刷、整理等用房。

### 布告栏

布告栏藏语称“杂孜康”在布达拉南山脚下，面向西（照2-7），前面为一小广场，是进入布达拉宫的必经之地，达赖在这里张贴告示。布告栏紧贴嘛呢轱辘房西墙，用块石砌筑，为一开间檐廊。布告栏厚1.07m，宽3.40m。廊子深0.87m，密肋平顶。在布告栏前小广场的西端是通向红、白宫的大石阶。石阶前立有布达拉宫落成纪念碑，名“多仁”，为1693年五世达赖灵塔殿落成时所立。碑方形，碑身无字<sup>[11]</sup>，俗称无字碑，碑为方顶，顶端作宝瓶。碑身下筑三层石础。

### 原藏军司令部

在八世达赖之前，西藏并无正规军队，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以后，才正式建立西藏地方军队<sup>[12]</sup>。藏军在本世纪40年代末约有十几个代本<sup>[13]</sup>，其中有一个“古松代本”担任达赖的警卫，藏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即藏军司令部，在噶厦政府领导之下<sup>[14]</sup>。

藏军司令部藏语称“玛基康”，在布达拉山的南麓东侧，是一座高五层的石砌楼房（图版183~188）。大楼坐北朝南，靠山建造，分前后筑在阶梯状台地上。东西两侧开门，主要入口为西门，西门正对立有“多仁”纪念碑的小广场。进西门即大楼的二层，经过一个只有两柱的门厅后，是一条长50m、宽8m共51柱的窄长廊厅，两侧对称布置4柱或6柱的办公室。由东、西两端门厅内的楼梯上至第三层。三层平面布置与第二层相同，中间走道上部为采光口，因此没有排列柱子。在第三层的北面有对称的两个楼梯间可上至第四层及第五层。大楼的底层只有南侧有房间及走道，北侧贴山壁建造军械库。楼房用石木结构，密肋平顶，边玛檐墙。按其总平面布置及房间平面大多为长方形，已改变了传统方

形平面的格式，因此这幢房子的历史不会太久。

### 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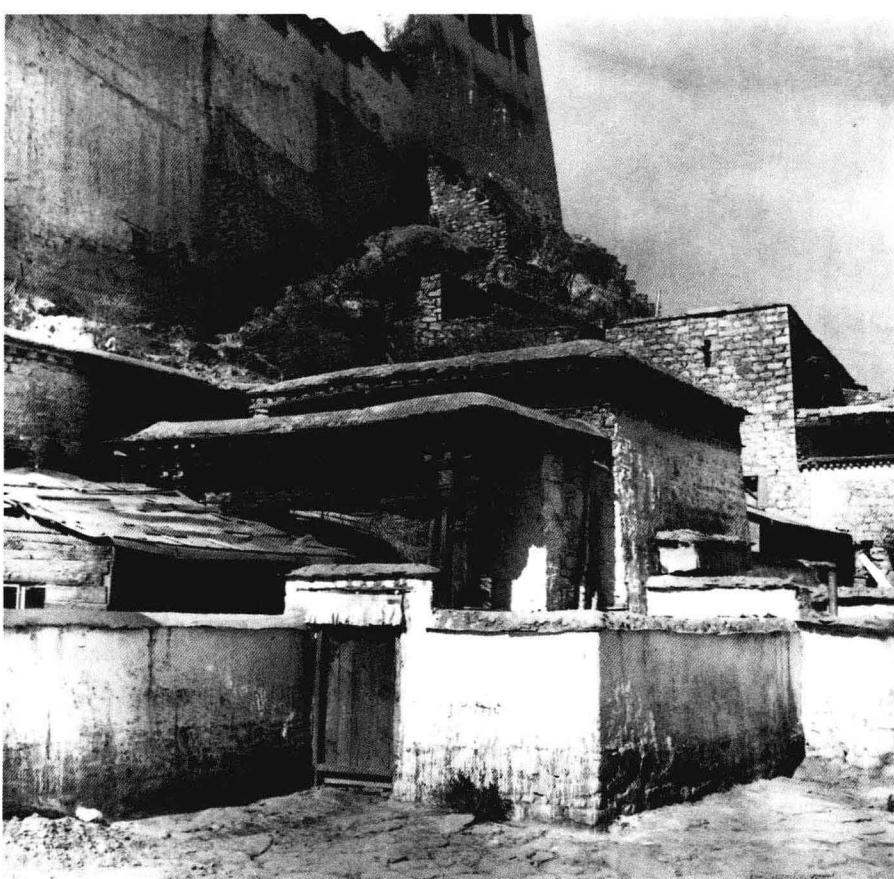
西藏原司法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权限没有明确的划分。例如专管全西藏刑事诉讼案件的机关是“协尔帮”<sup>[15]</sup>。但是许多重大案件则由噶厦政府处理。同样，在地方上如基恰公署<sup>[16]</sup>，宗政府<sup>[17]</sup>等都兼管辖区内一切民事刑事案件，并无独立的如同法院一样的司法机关。

在西藏，凡喇嘛犯法皆由喇嘛寺处理。除非喇嘛寺将犯法的喇嘛先开除出寺院，西藏地方政府才能依法处置。凡农奴犯法皆由农奴主处罚，因此在较大的贵族家中和喇嘛寺院里都设有监狱。随着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统治的加强，1793年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有关西藏施政方面事无巨细，都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中包括刑罚等方面<sup>[18]</sup>。自八世达赖（1762~1804）以后，在布达拉下区“雪勒空”设立了监狱。

在方城的西北隅，“雪勒空”的南面有一座带有边玛檐墙的二层院落，据

说在八世达赖以前，是为藏军中有功的老兵所建，称英雄兵营（藏语“巴丁”）。以后改造为监狱（藏语称“钻康”），专门管理、关押布达拉山下区及其所属十八处地方的犯人（图版189、190）。

院落在布达拉山坡，随地势建造。底层是地下室，用天井采光。从北面正中进门即是第二层平台。全院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监狱，对外不开门，仅在二层平台上与西半部之隔墙上辟小门。北侧是廊子，为狱吏看守犯人时用。底层是牢房，分大小五间。其中北面大间为死囚牢，犯人从平台入孔投入；单间为关押特殊犯人的牢房，其余为一般犯人的牢房。各有一架扶梯通二层平台。平台中央有天井。院落西半部是狱吏及士兵用房，底层是住房和马厩，中央有比较大的天井用作通风和采光。西边有旁门通院外。整座院落从外貌看，是一座方整的大型石砌建筑。用密肋平顶、边玛檐墙与一般传统建筑相同，只是外墙无一扇窗户，除了北面大门及西旁门外，皆为高大院墙。这些都是监狱防卫需要所致。



照2-7 布告栏